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0年11月20日
星期五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继红
□ 编辑：徐静



老相册里“淘”出的影像史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

62张照片 跨越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

从1907年开始，福州人叶景吕每年去照相馆拍摄一张肖像，一直持续到1968年。在大部分年份里，叶景吕采取一年站姿、一年坐姿交替轮换的拍摄方式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。2018年8月，这些照片汇编为《一站一坐一生》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，呈现出了一部跨越晚清、民国、新中国的个人影像史。

最近一两年AI修复上色技术的不断完善，让这些黑白老照片重新焕发了彩色“青春”。最近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发布了《一个中国人连续62年的影像史上色》的视频，将这些叶景吕在不同年代留下的照片复原成了彩色场景，并连缀为视频，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影像所形成的历史。

叶景吕，明皇室朱聿键之后，1646年，朱聿键南明政权在福州被灭后，家族部分成员改姓叶，隐匿坊间。1881年，叶景吕出生于福州，1896到1901年，跟随舅公——大清驻英公使罗丰禄，在伦敦英国使馆工作五年，1901年返回福州。在英国的五年里，叶景吕接触到基督教，并爱上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摄影术，因此有了每年拍照的习惯。回国后他在罗丰禄家族的当铺和茶叶店任职，直到1937年罗家生意破产。晚年他居家颐养，闲玩古董、邮票，1968年因病去世。

装满这些照片的老相册本是家族私人物品，能够办展出书，乃至复原为彩色视频，成为一部被公众广为熟知的影像史，这背后也有不少故事。

2007年9月，老照片收藏家全冰雪接到一个出售老照片的电话。三年前，他创办了在线“中国摄影博物馆”和“中国老照片”网，声明高价收购珍品，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类似电话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打来电话的是福州一个旧书店老板，说自己从收破烂的人手里得到一本老相册，是从福州老城区“三坊七巷”流出来的，还说已经把照片发到了一个收藏网站上，要他去看够不够珍贵。

这是一个连续62年的留影，从1907到1968年，整整62张，全部在照相馆拍摄，而且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此人亲笔所写的拍摄时间、年龄以及家庭、国家当年发生的大事。其实旧书店老板给他打电话前，已经把照片挂在淘宝网上叫卖了一段时间，虽然有人关注，但由于开价太高，一直没有成交。

全冰雪仔细查看了网络上传的照片，这种持续多年的影像史十分少见，于是决定高价收购。拿到老相册那天晚上，全冰雪戴上白手套翻看了几十遍，旁边看电视的妻子还以为他走火入魔了。验看实物证明了他的判断没错：除了一张之外，所有都是银盐纸基照片，相纸也符合每个时代的发展特点。照片和相册之间的粘贴痕迹、污渍程度一致，不存在后期粘贴的可能。

如同考古学家考辨出土器物一样，全冰雪对这套老照片也进行了详细的查验。他仔细辨别了照片主人每一年的容貌，尤其是面部的细微变化，看是否有面部衰老的跳跃或反复，来确定是否存在肖像的时间顺序有错位或重复。跳跃和反复都被否定了，每一张肖像中的面部，从中年的成熟走向晚年的沧桑是平缓的，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化。再仔细观察，几乎所有照相馆的背景都是不同的，道具也不同，从侧面更加印证了每一张照片拍摄的年代是不一样的，这也基本排除了相册存在造假的可能性。

确定了老照片的真实性之后，后续的研究考证工作更为重要。是什么样的人，才做得到用这么特殊的方式，在62年里不间断地记录自己的生活面貌？相册里只透露出零散的信息：有一张照片题了“景吕先生”4个字，从一些纪念照下的说明可以知道此人出生于1881年10月6日，夫人名叫倪淑玉。多数照片注明是在福州时代照相馆和艺光照相馆拍摄，所以他应当生活在福州。此外，相册里的第一张照片是1901年在伦敦所拍，那么他肯定有过出洋的经历，在那个还留辫子的时代，有机会出国的人是极少见的。

网络上没有搜索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，全冰雪又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《福州名人故居》、《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》、《近代福州名人》等资料，还是没有任何叫“景吕”的人。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求助福州当地媒体，写了一封信，并附上老相册主人在1968年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以及他1966年和夫人纪念钻石婚的合影，用电子邮件发给了《福建日报》《福州日报》《福州晚报》。2007年11月6日，《福州日报》登了《珍贵老照片 急寻知情人》的文章。见报当天，报社接到了一位名叫叶林的人打来的电话，告知他们要找的人是他的爷爷叶景吕。这一年叶林在搬家时，不慎把这本相册遗失。

通过对叶景吕后人的采访和相关研究，全冰雪逐步梳理出了叶景吕本人和老相册背后诸多的时代故事，之后，在国内外多个地方巡回展出并集结出书。

五十年的 一部银行职员相册

私人照片相册，作为怀旧与记忆的载体，本为家庭观看的私密物件。但有些老相册出于种种原因流传到了社会，被有心人“淘”到之后，完全可以从解读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，在处理好授权的前提下，这些相片为我们打开了照亮过去的那一盏明灯。

从老照片里考察影像史，山东画报出版社的《老照片》里有不少案例。比如第108辑《老照片》发布的《活着：一部银行职员的相册》一文，就是作者李宾对自己“淘”到的一份老相册藏品的解读。

在整本相册中，只有一张一寸证件照片的背后写有相册主人的姓名——阎俊山。李宾如福尔摩斯般反反复复翻阅它、琢磨它，根据背面的拍摄日期，经历了假设、推理、否定、确定的种种过程，拼凑出了这部相册主人公的人生轨迹：他早年就职于民国上海金城银行，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，他步入职场，为资本家效力；经历新中国的公私合营，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员工；再到改革开放，光荣退休颐养天年。这本相册跨度五十多年，完整地记录了他的个人影像史。

从一张张老照片里，可以回味阎俊山的人生之路。上世纪40年代，阎俊山穿着制服在工作场所的留影(图①)，可见当时银行员工也是制服一族。据资料显示，金城银行在上海共有七家办事处，其影响力在民族资本中还是名列前茅的。还有一张照片(图②)，阎俊山推着自行车，载着一双儿女，透露着银行白领生活的惬意，别小看那辆自行车，那是整车进口货，可见当时银行职员的不菲收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已步入而立之年的阎俊山，文艺范不减，在工会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常登台表演，留下一张张鲜活的舞台照(图④)。1952年12月，上海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，阎俊山有了一份新的稳定而普通的工作——国营银行职工，春天他还和同事们一起带着孩子外出踏青留影(图⑥)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退休的阎俊山过着含饴弄孙的平静生活，和小孙子的合影(图⑤)显得幸福又充满活力。

作为一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走入职场的上海男儿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，没有大爱，也没有大恨，更没有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——“活着”，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，他爱自己，爱生活，爱家人，爱拍照，仅此而已。然而，几十年之后，经过李宾这样研究者的推理复盘，这些个人的影像记录，也成为了时代的载体。



图片①-⑥均来自《老照片》